

危险永远比想象中离你更近
我不再梦见父母，梦见韦恩，
也不再梦见那些面目模糊的男人进入我的身体。



首席女警探

虐

The Neighbor

【美】丽莎·嘉娜 (Lisa Gardner) 著 查玮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首席女警探

虐

The Neighbor

【美】丽莎·嘉娜（Lisa Gardner）著 查玮 译

THE NEIGHBOR by LISA GARDNER
Copyright: ©2009 BY LISA GARDNER, INC.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NE ROTROSEN AGENCY LLC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2 BEIJING ALPHA BOOKS CO., INC.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11)第80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首席女警探: 虐/(美)嘉娜(Gardner,L.)著;查玮译.—重庆:
重庆出版社,2012.3

ISBN 978-7-229-04747-4

I. ①首… II. ①嘉… ②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81520号

首席女警探: 虐

Shouxi Nüjingtan Nue

[美]丽莎·嘉娜 著

查玮 译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廖华章同人

出版统筹: 陈建军

策划编辑: 张慧哲

责任编辑: 刘美慧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营销编辑: 魏依云 王 新

封面设计: 主语设计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三河市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E-mail: bjhztr@vip.163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13.375 字数: 297千

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2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1

我时常想知道，人们在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里都想了些什么。他们知道有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吗？他们是否觉察到悲剧即将到来，因而将爱人紧紧搂在怀里？又或许，这些事就这样发生了，让人猝不及防？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，她也许刚刚把孩子们在床上安顿好，正担心着次日怎么拼车出行，正惦记着洗衣机里没处理的衣物，正纳闷炉子怎么又发出了奇怪的噪音，却听见一阵可怕的吱嘎吱嘎声从楼下传来。又或，一位少女，明明正梦见自己周六和闺中好友们上街购物，可当她睁开眼睛时，却发现房间里多了一个人。又或，一位父亲，猛地惊醒过来，还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沉重的榔头已经袭向他的眉间。

在我所记得的最后那六个小时中，我给蕾准备了晚餐，卡夫乳酪通心粉，上面盖了几片火腿。我还给她切了个苹果。她吃掉了脆生生的白色果肉，但拒绝吃红色的苹果皮。我告诉她，苹果的营养元素都在果皮里。她转了转眼珠——那狡黠的表情不像四岁的女孩，倒像是十四岁。我们已经就她该穿什么衣服的问题争执过几次了——她喜欢穿短裙，我和她爸爸则更倾向于让她穿长些的连衣裙，她想要一件比基尼，我们却

坚持让她穿连体式泳衣。我估摸着，照这么下去，再过几个星期，她就该找我们索要车钥匙去兜风了。

随后，蕾想要上阁楼去玩“寻宝游戏”。我告诉她，现在该洗澡去了。确切地说，是淋浴。我们在楼上浴室的大浴缸里一起洗了个澡，自蕾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起，我们就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习惯。蕾往她的两个芭比娃娃和一个橡皮小鸭子上涂着沐浴露，我则把沐浴露在她身上涂抹开。等我们洗完澡，身上会散发着芬芳的熏衣草味，而铺满了黑白棋盘状瓷砖的浴室，则笼罩在雾腾腾的水蒸气中。

我尤其喜欢洗澡之后的那套仪式。我们会裹着大大的浴巾，径直走下冷飕飕的楼梯过道，来到杰森和我的卧室，然后在那张大床上躺下，肩并肩，手挽手，但是脚趾头伸在外面，轻轻地互相触碰。我们那只橙黄色的虎斑猫，史密斯先生，也会跳上床来，居高临下地用它那双金黄色的大圆眼睛瞪着我们，长长的尾巴还会不时拍打几下。

“今天你最高兴的事儿是什么？”我问女儿。

蕾皱了皱她的小鼻子。“我不记得了。”

史密斯先生从我们身边踱开，在床头板那边给自己找了个舒服的地儿，开始梳理自己的毛发。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

“今天我最高兴的事儿就是从学校里回家来，得到一个大大的拥抱。”我是一名教师。今天是星期三。每逢星期三，我就会在四点钟左右回家，杰森会在五点钟左右离开。蕾现在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程序。爸爸负责白天，妈妈负责晚上。我们打从一开始就不希望由陌生人来抚养我们的孩子，而且我们实现了这一愿望。

“我能看动画片吗？”蕾问道。她总是这么问。要是我们由着她，她跟DVD影碟机生活在一起都没问题。

“不能看，”我轻轻地答道，“跟我说说学校里的吧。”

“就看一部短片嘛。”她反对道，然后得意洋洋地提出，“看蔬菜宝宝！”

“不能看。”我重复道，然后把一只胳膊抽出来，伸到她下巴那儿去呵痒痒。现在已经快八点了，我知道她累了，所以有点使小性子。我得想办法不让她在临睡之前大发脾气。“现在跟我说说学校里的事情，好吗？你们今天吃了什么点心？”

她也把胳膊抽出来，在我的下巴底下呵痒痒。“胡萝卜！”

“哦，是吗？”我又伸手挠她的耳朵后面，“谁买来的胡萝卜？”

“海蒂！”

她试着想挠我的胳肢窝，我敏捷地躲开了。“今天上了画画课还是音乐课？”

“音乐课！”

“音乐课上练唱歌还是学乐器？”

“弹吉他！”

她把浴巾扯下来，蹒到我身上，用灵活的小手指头在我全身上下所有她够得着的地方乱呵一通，这是蓄在一天结束之际，最后发泄的一通精力。我努力把她挡开了，但自己笑得从床边掉了下去，重重落在硬木地板上，发出一声巨响，这让蕾笑得更厉害了，史密斯先生也抗议似的吼了两声。

我给自己拿了件长T恤，给蕾找了件印着小美人鱼的睡衣。我们肩并肩地站在椭圆形的镜子前面，一起刷牙。蕾喜欢和我同时吐出嘴里的牙膏沫。又给她讲了两个故事，唱了一支歌，看了半幕百老汇歌舞剧之后，我终于使她在床上躺了下来，手里还抓着她喜欢的小兔玩

偶，史密斯先生在她的脚边蜷成一团。

八点三十分。我们的小房子终于属于我自己了。我在厨房的吧台那儿安顿下来，一边喝着茶，一边批改试卷，还特意背对着电脑，以免被它诱惑。一只猫咪闹钟在九点整的时候发出了喵喵喵喵的报时声，那是有一年圣诞节杰森给蕾买的礼物。报时声回荡在这座上世纪50年建成的两层小楼里，让它显得比实际更加空旷。

我的两脚有点发冷。这是新英格兰的三月，天气依然寒冷。我知道应该穿上袜子，可就是懒得站起来。

九点十五分，我开始了自己的例行巡视。先把后门锁上，接着把每一扇窗户的插销插好，最后，上好了钢制前门的双保险。我们住在南波士顿，一个中产阶级社区，邻居大都谦和有礼。街道两旁栽种着成排的树木，还有适合全家游玩的公园。这里有很多孩子，很多温馨的白色栅栏。

我又检查了一遍门上的锁，看看窗户插销牢不牢靠。杰森和我都认为这样做有充分的必要。

然后我再度站在电脑前，感觉到自己有点手痒。我告诫自己，这时候该上床睡觉了，警告自己别在电脑前坐下来。但又觉得不管怎样，自己都可能会坐下来。不过几分钟而已，不就是查收几封邮件嘛，能有什么大碍呢？

在最后一刻，我用自己都没想到的意志力战胜了电脑的诱惑。我把电脑关上了。另一条家规：上床睡觉前必须关上电脑。

一台电脑就是一个门户，你知道的，一个通向你家的入口。或许，你并不知道。

很快，你就会明白了。

十点整，我把厨房的灯给杰森留着。他没打电话回来，显然今晚的工作很忙。没什么，我告诉自己。忙就是忙。似乎我们保持沉默的时间越来越久了。这种事情的确会发生，特别是当你有个小孩的时候。

我又想起了二月份的那次旅行。从一般人的观点来看，那次举家出游在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中，既不算太好，也不算太糟。我想弄明白。不仅去了解我的丈夫，还有我自己。要知道，覆水难收，做过的事情没法改变，说过的话也没法收回。

今晚，我无法纠正任何事情。事实上，数周以来我都没能设法把事情纠正过来，这让我的心头充满了越来越多的恐惧。我曾经相信，爱能够治愈一切伤口。现在，我清醒多了。

我在楼梯顶端蕾的房间外面停下脚步，这是今天最后一次例行夜巡。我小心地把门推开一条小缝，往里看去。史密斯先生那金黄色的眼睛正注视着我。他没有起身相迎，我也不会怪罪他，因为眼前的场景太温馨了，蕾盖着她那粉色与绿色小花交映的被子，蜷缩成一团，嘴里含着自己的大拇指，几绺黑色的卷发露在被子外面。她看上去仿佛又变成了婴儿，我抱着刚出生的她，那一幕仿佛就在昨日。然而四年时间不知怎的一晃而过，如今她已经能够自己穿衣、自己吃饭，并且随时告诉我们她对生活的所有看法。

我知道我爱她。

我还知道，“爱”这个词，不足以表达我心中怀有的那种情感。

我轻轻地关上门，慢慢走回我自己的卧室，钻到那床蓝绿色的拼布被子下面。

卧室的门没关，是给蕾留的。走廊里的灯没关，是给杰森留的。

晚间巡视结束了。一切正常。

我侧躺在床上，两膝之间夹着一个枕头，手则搁在臀部。我眼前的一切，却又对一切视而不见。我想我累了，我把事情搞砸了，我希望杰森能在家，可我又很欣慰他不在，我需要想出些对策，可我对这毫无头绪。

我爱我的孩子。我爱我的丈夫。

我是个傻瓜。

然后我想起了一些事情，那些我很长时间都没想过的事情。这些碎片与其说是记忆，还不如说是气息：玫瑰花瓣，碾碎了的，凋零的，在佐治亚州的炎热天气下，在我的卧室窗外升腾。此时，妈妈的声音从黑暗的房间飘了过来：“我知道那些你不知道的事情……”

“嘘——”我喃喃低语。我用手按住胃部，今晚我想了太多事情，那些事原本是我花费大半生时间想尽力忘记的。

“嘘——”我再次低语。

然后，从楼梯底下传来了一声低响……

在我所记得的最后那些时刻，我真希望能告诉你，当时我听见了一只猫头鹰在黑夜中呼啸而过。或者看见一只黑猫跃过围栏。或者感觉到发丝在我裸露的脖颈上轻触。

我希望我能告诉你，我看到了危险，我经历了激烈的打斗。毕竟，在所有人之中，我最应该明白，爱能轻易地转化为恨，欲望会让人难以自拔。在所有人之中，我本来最应该预见到危险的来临。

但是我没有。我真的没能做到。

上帝啊，救救我吧，当他的面孔从我门口的阴影中浮现出来时，我的第一个念头是，他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英俊，我仍希望

我能用手去感受他下巴的坚毅线条，用我的手指穿过他波浪般的头发……

然而，当我看到他垂在身旁的手和他拿在手里的东西时，我想，我一定不能尖叫出声。我必须保护我的女儿，我的宝贝女儿正在她的房间里安睡。

他走进了房间。举起双手。

我向你发誓，我一声也没吭。

2

蒂蒂·华伦警长热衷于那种“吃饱为止”的自助餐。但不能光吃意大利面，只吃烤肉也不是什么好点子。多年来她已经开发了一套独有策略：第一步，直奔沙拉吧。倒不是因为她多么喜欢吃生菜，而是身为一个三十来岁的单身工作狂，她从来懒得在自己的冰箱里存放这些容易腐坏的东西。所以，没错，第一轮取食必须以蔬菜为主。要不，天晓得！以她那糟糕的饮食习惯，很可能会得败血病。

第二步：来两片薄薄的肉。火鸡肉不错。要是涂了蜂蜜的火腿，更棒。烤牛肉很少见，可以算是顶尖级别了。她喜欢中间泛点微红，还饱含血丝的嫩牛肉。要是她的叉子戳上去，牛肉没有嫩得弹上两下，那大厨就是活活糟蹋了这块牛肉。

当然，她还是会把牛肉吃掉。不能对这种“吃饱为止”的自助餐抱有太高的期望值。

所以，先来点沙拉，然后继续吃点薄薄的切片烤牛肉。现在，不知是哪个没头脑的笨蛋把土豆盛到了她的盘子里搭配牛肉。这可不！补救的办法就是来点表皮烤得焦脆的黑线鳕鱼，或者三四个软烤扇贝，当然，还有冷冻大虾。然后你得点一份炆炒蔬菜，或者砂锅四季豆，还得撒上一咬嘎嘣脆的洋葱圈。现在这样，才算得上一顿饭嘛。

甜点，当然也是自助餐程序里不可或缺的部分。乳酪蛋糕应该跟土豆和通心粉是同一类——新手才会犯这样的错误，千万别去选它！开始时，最好吃点布丁或者水果片。然后，正如那句广告词说的，不管你吃了多少，肚子里总是还能塞下点果冻¹。要是你不爱吃果冻，还有巧克力慕斯。或者，焦糖布丁。上面再盖一层覆盆子酱，滋味妙不可言。

没错，她可以来点焦糖布丁。

悲剧的是，现在不过才早上七点，她在位于城市北端的公寓里能找到的最接近食物的东西，只有一袋面粉而已。

蒂蒂在床上翻了个身，觉得肚子咕咕直叫，她只好假装那是唯一感到饿的部位。

朝窗外看去，早晨的天色有些阴沉。三月里又一个冷丝丝、雾蒙蒙的早晨。本来这时候她应该已经起床，出发去总部了，但昨天她刚完成一个大案的调查。歹徒从其驾驶的车辆中开枪射击，一名精干的毒贩被打死，一位带着两岁大的孩子出来散步的母亲也不幸身亡。这次枪击事

1 1964年，用于推销果冻的一句流行广告语，劝说人们即使在吃了一顿油腻的大餐后也可以享用果冻这种“清淡的甜品”。

件的发生地，距罗克斯伯里的波士顿警察局总部仅仅三个街区，虽然伤亡不算惨重，却令警方蒙羞。

新闻界发了疯。当地居民组织了日常纠察队，要求保证街道更安全。

警司立刻组建了一支人数众多的专案组。当然，蒂蒂是领队。不知为何，一个漂亮的白肤金发女郎就是比别的警官更受媒体的青睐。

蒂蒂并不介意。要知道，她天生就适合干这个。不停闪光的相机、歇斯底里的市民、面红耳赤的政客……统统放马过来。她接受公众的谴责，然后退回去，关起门来驱策自己的团队开始狂热的调查。居然有混蛋以为能在她蒂蒂的眼皮底下谋杀掉一家人？他妈的想都别想逃掉。

他们拟出一张嫌犯的单，开始收紧法网。不出所料，六个星期之后，他们在湖边的一个旧仓库破门而入，揪出了那个家伙，把他从昏暗的角落里拖到灼目的阳光下，记者们的相机立刻开始忙个不停。

她和她的团队大概能当二十四小时的英雄，然后下一个傻瓜会冒出来，整个程序又要重新上演一遍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。有人拉屎，就得有人擦屁股，还得有人冲马桶。周而复始。

她叹了口气，在床上转了个身，把手搁在自己那床五百支精梳棉的白色床单上，又叹了口气。该起床了。冲个淋浴。花点宝贵时间去洗衣服，把最近生活中发生的倒霉事儿清理干净。

她又想到了自助餐，还有性爱。激烈的，过瘾的，痛快的性爱。她的双手想按住某个坚硬结实的屁股，她的翘臀期待一双铁箍似的臂膀，她大腿间的私密之地渴望火辣辣的亲吻，她的手指巴不得能把这些精致的白色床单抓得粉碎。

真该死。她把被子掀开，起身走出卧室，只穿了一件T恤，小内裤，脸上泛着性幻想受挫的阴影。

她要打扫公寓。然后出去跑步。再吃几个甜甜圈。

她走到厨房，把装着意大利咖啡豆的罐子从冰箱里猛地拿出来，找到咖啡研磨器，开始磨豆子。

看在上帝的分上，她都三十八岁了。不仅是一位专注的调查官，还是铁杆工作狂。没有模范老公，也没有可爱的孩子在家里撒欢，开始觉得有点儿孤独了？悔之晚矣。

她把刚磨好的咖啡倒进金色的小滤壶，按下开关。这台意大利咖啡机欢快地工作起来，空气中洋溢着新鲜的意式咖啡的香气，让她的情绪舒缓下来。她取出牛奶，准备打奶沫。

她在三个月前买下了波士顿北端的这套公寓。对一个警察来说未免有点奢侈，这还得多谢波士顿不景气的公寓楼市。开发商盖好了房子，市场却反应平淡，所以像蒂蒂这样的工薪阶层突然迎来了过上好日子的机会。她喜欢这地方。视野开阔，空气新鲜，以小取胜。待在家里时，这些足以让她觉得该常常待在家。但想归想，她还是不常在家。

她做好了自已的拿铁咖啡，轻快地走到窗边，俯瞰着底下繁忙的小街。还是那么躁动不安，但又充满生机。她喜欢从这儿往下看。繁忙的街道上挤满了繁忙的人们，在下面匆忙赶路。这些小小的个体，想着各自的心事，没有谁能看见她，没有谁会操心她，没有谁会对她提要求。瞧，她没在当差，可生活依然在继续。对像她这样的女人来说，这是不错的一课。

她吹走漂在咖啡液面上的一小片奶沫，吸了几口咖啡，觉得焦虑感又少了几分。

她真不应该去参加那场婚礼。就这么简单。女人到了她这个年纪，最好回避所有的婚礼和婴儿洗礼。

该死的鲍比·道奇。他在说婚礼誓词的时候居然真的哽咽了。安娜贝拉哭了，她穿着露肩礼服，看上去前所未有的可爱。然后，那只狗——贝拉，沿着过道走过来，项圈上系着两根金色缎带，打成了一个巨大的蝴蝶结。

在这种场合下，你怎么可能不动点感情呢？尤其是当音乐响起，大家都随着伊塔·詹姆丝¹的那曲《终于》翩翩起舞，你却按兵不动时。当然，你是因为工作太忙，连找个约会对象的时间都没有。

蒂蒂又啜了几口拿铁，往下看着芸芸众生，眉头微蹙。

鲍比·道奇都结婚了。就这么简单。他找到了比她更好的人，现在，他结婚了，可是她……

该死的，她需要好好做一次爱。

她刚系上跑鞋的鞋带，手机就响了。她看了一眼来电号码，皱起眉头，把手机贴到耳边。

“我是华伦警长。”她干脆地说。

“早上好，警长。我是布莱恩·米勒探员，负责C-6区。抱歉打扰你。”

蒂蒂耸耸肩，等他接着往下说。可是那名探员并没立即继续，她只好开口道：“今天早上出了什么事吗，米勒探员？”

“是的，我遇到一个案子……”米勒的声音又没有了，蒂蒂只好

1 美国黑人女歌手，歌坛常青树，被誉为灵魂乐黄金时代最重要的女歌手。1960年，她发行了《终于》（At Last）专辑，同名主打歌《终于》成为她的经典，常在婚礼上播放。

再次等着。

C-6区是波士顿警察局的分部，负责波士顿南部地区的安全。作为重案组的警长，蒂蒂跟C-6区的探员们并没打过什么交道。波士顿南部的凶杀案不多。犯罪大多是小偷小摸、入室行窃、抢劫之类的事件。凶杀案则相当少见。

“调度员在早上五点接到一个电话，”米勒终于张嘴了，“一个丈夫，报案说他回到家里，发现妻子失踪了。”

蒂蒂扬起一条眉毛，坐回椅子上。“他在早上五点回家的？”

“他在早上五点报警的。丈夫的名字是杰森·琼斯。你对这个人有印象吗？”

“应该有吗？”

“他是《波士顿日报》的一名记者。负责报道波士顿南部的事件，还写一些大城市的特稿文章。很显然，他的工作主要在夜间进行，报道市议会的会议、董事会议，不管什么会。星期三他接到电话，去报道一起居民房发生的火灾。总之，他全神贯注地在现场工作到两点左右，然后回家，他四岁的女儿在自己的卧室里睡觉，可是他的妻子却失踪了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第一时间出警的人员做了些例行工作，”米勒接着说，“检查了住所周围。车停在街道上，失踪女性的钱包和钥匙都在厨房吧台上。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，但楼上主卧室里的一盏床头灯被打碎了，还有一条蓝绿色相间的被子不见了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考虑到现场情况，一个母亲应该不会丢下年幼的孩子，以及其

他一些情况，出警人员给他们的上司打了电话，他们的上司又给负责区办公室的我上司打了电话。不用多说，过去的几个小时里，我们都在那个社区进行搜索，调查当地的店铺，查找亲戚朋友之类的。长话短说吧，我还没找到线索。”

“发现尸体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女士。”

“有血迹吗？有没有脚印或者什么间接破坏？”

“只有一盏打碎的床头灯。”

“第一时间出警人员检查了整栋房子吗？阁楼，地下室，还有那些矮层空间¹？”

“我们正在尝试。”

“正在尝试？”

“那个丈夫……他并没把我们拒之门外，但也不太配合我们的工作。”

“哦。”蒂蒂突然明白了。为什么地区探员要为了一起女性失踪案件给重案组的警长打电话。“琼斯太太是一位年轻漂亮的白人女性，对吗？”

“二十三岁的金发教师。她的微笑能点亮电视屏幕。”

“你未在无线电上谈论过这些吧？”

“你以为我干吗要往你的手机上打电话？”

“案发地址在哪儿？给我十分钟，米勒探员。我马上就到。”

1 指房屋基础板与上一层楼板之间的区域，通常只有约1~1.5米的高度，人在里面不能站立行走。

蒂蒂把跑鞋扔在家庭活动室，运动短裤脱在客厅，运动衫扔在卧室；转而换上牛仔裤，白色系扣上衣，套上一双长筒靴，准备出发。她把寻呼机别在腰间，胸卡挂在脖子上，手机塞进裤子后兜里。

最后，她停下来，穿上了她最喜欢的驼色皮夹克，它就挂在门边的衣帽钩上。

然后，华伦警长上路了，开始当差，并且享受其中。

南波士顿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，即使用波士顿人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。城市的这一边是熙熙攘攘的金融商业区，另一边则是蔚蓝色的海洋，所以它既是个古雅的海港城市，又拥有大城市生活的种种便利。以前住在这儿的是没什么社会经济地位的穷人，多半是挣扎求生的爱尔兰移民，三十个人挤在一个满是蚊虫的出租屋里，污水桶当厕所，满是跳蚤的草席当床垫。生活艰辛，灾难、蚊虫、贫困随时都可能来造访。

时间往后推移一百五十年，“南波士顿”更多地意味着某种态度而不是某个地方。它催生了威蒂·博格尔这样的人物，波士顿最为臭名昭著的犯罪大佬之一。在上世纪70年代，他把本地的住宅工程变成了自己的游乐场，他让一半的人深陷毒瘾，让另一半的人为他跑腿办事。然而，这一地区还是迎难而上，邻里之间互相照应，一代顽强而又自作聪明的孩子们生出顽强而又自作聪明的下一代。外人弄不懂其中缘由，可用南波士顿的标准来看，这样挺好。

不幸的是，所有的态度早晚都会调整。某一年，一次大型的港口事件把大批城市居民带到了这里。他们到达的时候，本以为会看到肮脏污秽的街区和破旧衰败的街道。可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海滨美景，